

汉字 修辞研究

曹石珠 著

岳麓书社

汉字 修辞研究

曹石珠 著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字修辞研究/曹石珠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06

ISBN 7-80665-863-7

I. 汉... II. 曹... III. 汉语—修辞学—研究
IV. H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3942 号

汉字修辞研究

作 者:曹石珠

责任编辑:马美著

封面设计:胡 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印张:8.375

ISBN 7-80665-863-7/G·554

定价:20.00 元

承印:湖南贝特爾印务有限公司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洪山旅游局月湖分厂

邮编:410000

电话:0731—4258956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汉字修辞,是利用汉字形体的修辞,它是汉语修辞的一个分支,也是最具中华文化特征的修辞。

本书是作者继《汉字修辞学》(2004年)之后深入探索汉字修辞的又一重要成果。全书共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篇。上篇从汉字修辞的物质形式,思维的工具、地位、作用以及信息接受等方面进行研究,阐述了汉字的形体是汉字修辞的物质形式、汉字是思维的工具等一系列重要观点。中篇专论离合,以追本溯源的方法对离合进行抉微发隐的观察,探索离合的演变,阐述了离合这一术语所包含的“作者离、作者合”,“读者离、读者合”这一重要的特征,提出了拆字的形式标志是“作者离、读者合”,并字的形式标志是“作者合、读者离”等重要观点。下篇讨论了汉字修辞格与借代、双关的兼用现象、字谜中的汉字修辞以及非辞格的汉字修辞现象等,探讨了兼用的条件及特点,讨论了字谜中的拆字、减笔、增笔,分析了利用字形相同的汉字、利用字形相近的汉字等非辞格的汉字修辞现象。

曹石珠,男,1954年10月生。湖南永兴人。1973年高中毕业后开始了为期6年的民办教师生涯,教过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。1979年与所教高中学生一起参加高考,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,1983年毕业分配到郴州师专。长期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、研究工作。1985年进修于北京大学。2000年8月晋升为教授。历任学报主编、中文系主任、教务处长、副校长、校长等职。

现任湘南学院院长、教授,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专家,湖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,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生导师,中国修辞学会会员,中国修辞学会中南分会常务理事,湖南省语言学会副理事长。

主要从事非语言要素修辞研究,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向。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,独立出版学术专著《形貌修辞学》(1996年)、《形貌修辞研究》(2000年)、《汉字修辞学》(2004年)等。

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
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
立项资助课题

湘南学院
重点建设学科(汉语言文字学)
资助项目

目 录

上篇:综论篇

第一节	汉字的形体:汉字修辞的物质形式	(2)
第二节	汉字是思维的工具	(10)
第三节	汉字修辞的地位	(30)
第四节	汉字修辞的作用	(43)
第五节	汉字修辞的信息接受	(56)

中篇:离合篇

第一节	古代学者论离合	(80)
第二节	陈望道论离合	(96)
第三节	当代学者论离合	(111)
第四节	离合的发展变化	(129)
第五节	离合的特点	(149)
第六节	离合与文字游戏	(156)
第七节	离合的分离——拆字、并字	(166)

下篇:散论篇

第一节	汉字修辞格与借代	(179)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第二节	汉字修辞格与双关	(188)
第三节	拆字、并字在利用汉字形体方面的灵活性	(205)
第四节	拆开汉字不一定是拆字	(218)
第五节	字谜中的汉字修辞格	(223)
第六节	非辞格的汉字修辞现象	(244)
主要参考文献		(263)
后记		(265)

上篇：综论篇

本篇将从整体上、宏观上探讨汉字修辞的有关问题。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汉字修辞的物质形式，汉字是思维的工具，汉字修辞的地位，汉字修辞的作用以及汉字修辞在修辞接受方面的特征。这些问题是关系到汉字修辞的全局性的问题，也是研究汉字修辞的重要问题。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，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，对于正确地认识汉字修辞、正确地运用汉字修辞、正确地接受汉字修辞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第一节 汉字的形体： 汉字修辞的物质形式

“汉字修辞是利用汉字的形体来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修辞现象。”^① 汉字修辞以汉字的形体为材料，一般不利用字义。正是这一特点，形成了汉字修辞独特的物质形式。

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，特别是张弓的《现代汉语修辞学》出版之后，语言要素修辞的观念逐步形成，并被汉语修辞学界广泛地接受，在人们的头脑里逐步积淀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修辞理念，其标志就是固守语言要素修辞的修辞观，把汉字等所谓的非语言要素拒之于修辞学的视野之外。在一般修辞学者的观念里，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的，是以语音为载体的，因而修辞也是以语音为物质形式的；汉字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，汉字本身对语言的表达并无特殊的作用。不必讳言，大多数的汉语修辞手段的确是以语音为载体的，它们甚至可以不依靠汉字的形体这种物质形式而存在，即便是汉语书面语也不例外。例如：

(1) 语言是大海。

(2) ……连伤风感冒都跟我请了假。

例 (1) 用了比喻，例 (2) 用了拟人。表面上看，它们都是依

① 曹石珠：《汉字修辞学》，西安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9 页。

靠汉字而存在的。要深入观察，不妨变换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：

(3) yǔyán shì dà hǎi.

(4) ……lián shāngfēng gǎnmào dōu gēn wǒ
qǐng le jià.

与例(1)、(2)比较一下，例(1)、(2)用汉字记录汉语，例(3)、(4)用拼音字母记录汉语，记录的工具别。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是：作为被记录的汉语，其语义有无变化呢？其修辞手段有无改变呢？从例(3)、(4)看，虽然用了拼音字母作为记录汉语的工具，但是，例(3)仍然是形象的比喻，例(4)仍然是生动的拟人。就是说，例(3)、(4)与例(1)、(2)在语义表达、修辞手段、修辞效果等方面没有丝毫的变化。或者说在这两组例句中用拼音字母记录汉语并未改变任何东西：既未减少什么，也未增加什么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两组例句在视觉效果方面有所不同，但这种不同并未达到影响修辞效果的程度。这说明，在这两组例句中，汉字的确是记录汉语的工具，甚至可以说是机械地记录汉语的工具。从修辞所利用的材料的角度看，这两例都是利用语言要素进行修辞的例证，还如夸张、借代、回环、顶真、排比、层递、反复、衬托、对比……都是利用语言要素进行修辞的汉语修辞方式，并且与例(1)、(2)一样，汉字在其中的作用只是记录汉语，汉字的形体并没有在修辞的意义上积极地影响这些修辞现象。可以肯定地说，凡是在利用语言要素进行修辞的修辞现象中，汉字只起记录作用。作为汉语存在的一种物质形式，汉字虽然可以使汉语改变存在的方式——由听觉感知的汉语转换成视觉感知的汉语；但是，汉字并未使这些由

语言要素构成的修辞现象在修辞方面发生些微的变化。换句话说，汉字在这些修辞现象中没有表现出什么能动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凡是利用语言要素进行修辞的汉语修辞现象，没有汉字的记录，也丝毫无损于它们作为汉语修辞现象的资格。至此，我们便可以有根据地说：只是就语言要素修辞这个范围看，汉语修辞的确是以语音为载体，可以不利用汉字这种物质形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说汉字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如果汉语中不存在汉字修辞这种修辞现象，那么，语言要素修辞的修辞观就比较接近真理了（标点符号、图符等非语言要素也可以修辞）。问题在于，汉字修辞顽强地存在于汉语书面语中，早在两汉时代，就有了汉字修辞的现象，在古代文学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镜花缘》中，在古典诗词、古典戏曲中，在文人墨客的文字游戏甚至酒令中，在测字占卜这种神秘文化、甚至人们起名字的艺术中……都存在着汉字修辞现象，在鲁迅、老舍、周立波等现当代语言大师的作品中，甚至在当今影视文学作品中，也都存在着汉字修辞的现象。即便是在口语交际中，汉字修辞也客观地存在着。那么怎样来看待这些修辞现象呢？在汉字修辞中汉字是不是机械地记录汉语？汉字修辞是不是利用了一种独特的物质形式？应该说，这是汉字修辞在以它特有的形式向语言要素修辞观发难。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分析一些汉字修辞现象，让事实来说话：

（5）肖队长说：“看是谁打八刀，跟谁打八刀？”

肖队长说到这儿，笑着加一句：“童养媳是不准打八刀的。”

周立波《暴风骤雨》

(6) 嵇康与吕安善，每一相思，千里命驾。安后来，值康不在，喜出户延之，不入，题门上作“鳳”字而去。喜不觉，犹以为忻。

《世说新语·简傲》

(7) 原来杨修恃才放旷，数犯曹操之忌：操尝造花园一所；造成，操往视之，不置褒贬，只取笔于门上书一“活”字而去，人皆不晓其意。

《三国演义》（第七十二回）

(8) ……

甲：要不要把他妈给撒喽？

乙：妈怎么能撒？

甲：怎么不能撒，我们科长能撒，妈怎么不能撒？先把女字旁给撒了。

乙：什么女字旁？

甲：就是妈字，撒掉那个女字旁。

乙：啊！那不就成了“马”了吗？

甲：还不如“马”哪！

《指妈为马》

(9) 庄木三一面招呼，一面就坐，将长烟管倚在船边；爱姑便坐在左边，将两只钩刀样的脚正对着木三摆成一个“八”字。

鲁迅《离婚》

(10)

谁招

(11) 寄寓客家，牢守寒窗空寂寞；

远避迷途，退还莲迳返逍遥。

《济公传》（第一百五十一回）

（12）这种严重的剽窃行为，不仅在于一部**法学著述**对法律上知识产权的侵犯，而且还在于**知识者**对知识神圣性的蔑视、对知识活动的纪律的破坏。因此，尽管本文属个案性研究，但无疑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一般性意义；从另一个方面而言，当中国的严肃知识分子正在努力建构中国的学术研究规范之时，恐仍需对知识活动中基本学术纪律做出捍卫。

邓正来《评〈南极政治与法律〉》

（13）死

𣦵

《风流才子纪晓岚》

以上9例运用了9种汉字修辞格。例（5）用了拆字。“打八刀”中的“八刀”，是汉字“分”的拆分，“打八刀”即“离婚”的意思。如果不用汉字记录，改用“dǎ bā dāo”，初看则令人费解。例（6）运用了并字。其中的“鳳”是由“凡鸟”二字并合而成的。吕安含蓄地骂嵇康之子嵇喜是“凡鸟”，嵇喜因不懂并字，被吕安骂了却不知道。王维曾用了这个典故：“到门不敢题凡鸟，看竹何须问主人”（《春日与裴迪访吕逸人不遇》），但王维是将“鳳”字拆分成“凡鸟”，是拆字。如果在例（6）中不用汉字记录，而用“fèng”来表示，恐有令人如坠五里烟雾之感。例（7）用了增笔，在“门”中添一个“活”字，即构成“阔”，曹操借这种表达方式表示他对花园之门的看法。如用

“yú mén shàng shū yī ‘huó’ zì ér qù”，离开了汉字这种物质形式，增笔这种汉字修辞手段也就不复存在了。例（8）用了减笔，如果改用拼音字母记录它，减笔也不存在了。例（9）“摆成一个‘八’字”，是借形，它像其他汉字修辞手段一样，也是以汉字为物质形式的，离开了汉字，就没有了借形。例（10）运用合形，形成了一个合体字群，改用拼音字母表示，“zhāo cái jìn bǎo”，语义与例（10）一样，但例（10）那种修辞情趣也因汉字不出现而消失了。例（11）运用了联边。上联为刘素素所出，刘素素本是莲罗汉转世，投错了胎变成了姑娘，许配给济公为妻，济公却做了和尚。刘素素出上联表明心迹，每一个字都用了“亠”，颇有坚守、等待之意；下联为济公所对，济公做和尚意志坚定，不打算与刘氏结为夫妻，下联连用11个“辶”字旁的汉字，劝刘氏“走”的意思非常强烈。这个对句非常耐人寻味，而这恰恰来自汉字修辞手段。如果将它改为用拼音字母来表示，由汉字修辞所产生的修辞效果则荡然无存。例（12）运用了变形，用黑体字的地方正是为了获得强调突出的修辞效果。改变字形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，这与语音这种物质形式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所依靠的只是汉字的形体。例（13）运用了倒字。倒字是颠倒汉字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。该对句上句为翰林院所出，下联为纪晓岚所对，表达了“为人宁肯立着死，处事不求倒着生”的意义，它也是以汉字的形体为物质形式的。

毫无疑问，上述9种汉字修辞手段都是以汉字的形体为物质形式的。如前所述，虽然汉语修辞中很多修辞手段都是以语音为物质形式的，但汉字修辞与语音无关，而与汉字的形体有关，它所利用的物质形式只是汉字的形体。此外，同是以汉字的形体作为物质形式，虽在某些方面可以形成共性，但也会因各种汉字修

辞手段所具有的个性特征而形成差异，这就有可能把汉字修辞利用汉字形体的情况分成若干种类型：

其一，无法把它们转换成语音形式的。这类汉字修辞手段，一旦把它们转换成语音形式，则不复存在。这类汉字修辞手段有合形、变形、倒字。如把例（10）变成“zhāo cái jìn bǎo”，则汉字形体变化的特征就没有了，汉字修辞手段也因此消失了。变形、倒字也如此，一旦诉诸语音，变形、倒字也就消失了，因为语音既不能体现出形体的变化，也不能体现出形体的颠倒。这充分说明，汉字的形体有独特的表意作用，汉字不是机械地记录汉语。

其二，有的汉字修辞手段虽可转换成语音形式，但必须是在汉字文化背景下的转换，离开了汉字文化的大背景，也是不能转换的。拆字、并字、增笔、减笔、借形、联边等6种汉字修辞方式，则属于此种类型。例如，例（5）中的“打八刀”，如果不认识汉字，不能用汉字进行思维（包括不识汉字的所有人，不论是中国人，还是外国人），即没有汉字文化背景，是无法通过语音形式进行理解的。对于具有汉字文化背景的信息接受者来说，情况则不一样：如“dǎ bā dāo”，一个熟识汉字、能用汉字进行思维的人在信息进行接受的过程中，就可以将汉字的形体作为思维的对象，通过联想、想象，把“dǎ bā dāo”还原成“打八刀”，尽管语音形式和字形形式的情趣、效果有区别，但人们还是能够拐弯抹角地理解它的意思的。在汉字文化的背景下，人们面对并字、增笔、减笔、借形、联边等汉字修辞手段的语音形式时，也可以以汉字的形体为思维的对象，通过联想、想象来理解。这样，就有了一个疑问：汉字的形体岂不是不能作为修辞的一种物质形式？答案是否定的。首先，这种转换，是建立

在汉字文化的背景上的，离开了汉字文化，离开了汉字的形体，这种物质形式的转换就无从谈起。其次，这种转换之所以能够被人们艰难地理解，得益于汉字的形体成了思维的对象。不通过汉字的形体来联想、想象，这种转换也是无法进行的。再次，将上述6种汉字修辞手段的物质形式由字形形式转换成语音形式，其修辞情趣已经打了折扣。可见，在这种转换中，汉字的形体作为修辞的一种物质形式，本来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可以肯定地说，没有汉字形体的介入，这种转换是不可能的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，汉字不是机械地记录言语，它具有能动作用。

综合起来看，无论某种汉字修辞手段能不能由字形形式转换成语音形式，汉字的形体作为修辞的物质形式，都是客观存在的。

从汉语修辞的整体看，它主要是以语音为物质形式的，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，因为离开了语音，语言就不成其为语言，修辞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。但是，汉字修辞却为汉语修辞提供了另一种物质形式——字形。字形作为修辞利用的材料，作为修辞的物质形式，出人意料地影响着汉语书面语，构成了一些为其他语言所不具有的特殊的修辞手段，甚至还构成了一些连汉语口语中也无法存在的汉字修辞手段。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汉语修辞的丰富性，也充分展示了汉字的奇异功能。仅就这一个方面看，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说，汉字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字，是世界上任何拼音文字所难以比肩的文字！

在语言要素理论的视野中，汉字的确不是语言要素；但汉字以其形体的特有功能，从修辞的意义上积极地影响着汉语书面语。这的确是当代修辞学者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。同时我们还认为，正确地认识汉字的这一独特功能，深入地进行研究，对于构